

Converse in painful one way street

Converse in painful one way street

Converse in painful one way street

疼 的 单行道我逆行

有些相遇给出一生的时光也无非是一场陌路之交，而有的人，只几个瞬间，却心若洞火。

有时静静地，听时钟针嘀嗒地走，心里一条一条旧街，是水滴声远的伶仃。我们都曾有过那样一条街，从一头到另一头，走过，却走不回来。总是这样不能自己，在自己的阵地里纠缠。纠缠是一种罪，有时恰恰是最想得到的不能实现。

Converse in painful one way street

白音格力 ● 著

我遇见你，心甘地碎裂

1. 囚我的正是我怀抱的

写字时，在最投入的情况下，我的眼睛常常是闭着，我用最柔软的触角去探触和感知心底最深最硬的未知——是啊，连我自己都未曾知晓的领地。我喜欢这种状态，这也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。这部小说集里的文字，多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的。所以我爱极它。记得南方网给我做过一个文集，里面有一段评论是让我最欣慰的，大意是说我是一个可以用身体任何部位来感知情感的人。

感知情感。

因感知，而寂寞，而纠缠，而温暖。不管最终是不是一个人，我都相信，是有爱的，我没有，但我希望别人有。

但我从不放弃寻找，于是有了这些字。有的朋友说，读白音格力的字太累，或者这些字里有太多的阴谋、阴暗，甚至死角……我把这一些统统打上不见光的封，打上蜡。尘烟是会浸泡时光的，一不小心就失了色，我爱这些故事，我爱自己。所以我密封，怕失去自己。但我寻找的最终，没有答案。

想起非典时期，报社正赶上浪尖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去了北京。不成想，到了北京，藏藏掩掩的疫情才大白天下，一个个铺天盖地的报道，一串串揪人心痛的数字，顿时明白，原来——此行凶多吉少。于是，关门，自乐。把所有人囚在斗室。我仍人随心意，见朋友，拼酒。后出门，大街上不见几个人，见了，也是白口罩严严实实地罩住嘴。我和朋友反倒因此玩了个痛快。

当时有的同事说我胆真大，我想，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脆弱。我脆弱得走不过今天。海子说，从明天开始关心粮食，我就振臂，说不如关心啤酒花。因为我想一醉到天尽头。一个比明天更远的地方。

再及现在，有了更多的岁月堆砌，想起我所谓的疯狂与冷漠，不过是我囚得太久，需要一个突破口。而一场非典，恰到好处，如我的出现，形同灾难。

想起台湾女诗人梁翠梅的诗来：

一个三点半的梦魇里
他，跳起来，颤……抖……得厉害
听——生命的脚步和他的呼吸等速败退
而，胜他的正是他赢得的
囚他的正是他怀抱的



看着这几句,心就开始颤抖,而且厉害,有什么和什么,未知,却真得在等速败退,怕是爱情,怕是不许自己看见的明天。我是无由地退进一个阵地里,承担一些负隅顽抗的头破血流,以此来证实真实,却往往,不是谁都可以懂。于是,学会了被人看不懂。

而在那方阵地里,我以为我是赢家,其实我终是被什么打败下马的。如同,我张扬的,不过是尺寸见长的灵与魂的一次撒野。胜我的正是我赢得的,囚我的正是我怀抱的。

我隔离我自己。昨天为篱,明天为笆。

2. 天赐予了我身躯负重

我买过一本书。很厚重。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看。

我买它,只因为封面上一句话:

天赐予我美丽、聪颖,
天赐予了我身躯负重,
我会幸福。

书的作者肩挑着两担,一头是感恩,感恩许多赐予;一头是幸福,或者憧憬——有什么理由不幸福呢?多可爱的想法,幸福,只源于,曾经的赐予——而中间,她,身躯负重。

这中间,才是最真实的。今天。一个有血有肉的今天。

——身躯负重!

四个字,便洞悉一切。来有所乐,乐有所来,两头因和果,有因始才有果,简单得不能再简单。由此,更加喜欢。喜欢到不忍心去看书的内容,不忍心看到她身躯负重——虽事不关己,却比看到自己不可饶恕的痛苦更可怕。

还好,这书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小小的乐,随手翻看一眼,一页的最顶上一行字,怕是可以救赎自己多年以来对自己的残酷。她写道:你说生活没有什么吗?亲爱的,可它明明像个大马蜂窝,千疮百孔又忙忙碌碌的,但是谁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

在这些字上停顿良久。想了又想,嘴角笑了,杂乱的眉也舒了,怎么想怎么是这么一回子事。随也就心安理得,管他如何如何,我行我素就是了。

忍不住又往下看,她说:我今天听了两个小时的音乐,看了两个小时的,做了两个小时的家事,喂了孩子十次奶,喝了两杯茶,吃了三顿饭,接听了八次电话,坐在窗前看了两个小时的马路。今天马路上没有什么稀奇事儿,只有几只狗不知道为什么互相厮咬了一架,然后,连根狗毛也没留下,就不见了。天黑了,人们都睡了,整个城市静悄悄的。就这样,今天又过去了。

呵,就这样,今天又过去了。明天会怎样,可能看一个小时的,喂孩子十二次奶,

谁知道呢,等明天成了今天再说吧——噢,对了,我忘了告诉你,书的名字叫某某日记。日记当然是记今天的事。

而我,能负重的,只是今天,也只有今天。

3.比玻璃更坚硬的等待

《追忆》里的女主角在结尾时说:我喜欢等计程车,因为要等,因为它迟早会来。一直记着这句,好像是在为自己找个理由推委一切对自己残酷的事。而等待,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。

残酷有时又是因为习惯。

比如,一张双人床,我只睡左侧,腾出右侧的位置。

比如,半夜写不下字,我会钻到卫生间洗袜子,或床单。

比如,看完碟,我会跑着到卧室电脑前。

当一件事成了习惯,就可怕了。因为这世界上没有永恒,一切自有失去的时候,容颜、生命、爱情、昨天,还有,等待。

春节前,办公室的电脑硬盘突然崩溃,所有的数据消失得无影无踪,我所有的文章,及我的收藏全都舍我而去。痛心,揪心,绞心,我劝自己不要多想,马上要放假过年了。过完年再说。抱了一点希望,春节过后的挽救最终未果。终日郁郁寡欢,患得患失。

随即便想,是不是我要珍惜的,必都会丢失。而我珍惜的,无非是借了它来等,虽然不知等的是什么,最少在今天,这一切给我呼吸,给我安心,更给我希望。我习惯了这样,便不习惯那样。

终于不得不相信,有些东西真的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残缺得让人心寒。

后来就想到有关玻璃的一段文字——据说,玻璃是有生命的,只有在遇到知音的时候才会碎裂。原来,碎裂也可以这样美好。原来,等待也可以这样有意义。残酷而美丽。于是,我看到了天光,看到爱;看到疼,更看到来不及挥霍的明天,以及那比玻璃还要坚硬的等待,不计较得与失,不细究爱与恨,兜兜转转,在心里问一句:谁和谁修得几千年才有这样的造化——我遇见你,心甘地碎裂?

白音格力

2005年3月5日

前言 1

第一章 半支烟 1

[有时候,爱情就如同,半支烟。]

抽掉的一半,是寂寞;没有抽掉的一半,也是寂寞。]

爱上寂寞的寂寞	3
12 楼的深蓝坠落	11
28 岁桃花劫	19
满眼梨花白	29
一个夜晚时间老去	37
19 号的日历左边画眉	42
很干净很干净的爱	48
三天	57
菊瑶树的回忆	64
总有一场电影讲的是我们自己	69

第二章 纠缠 73

[看红尘中纠缠的男女,知道还有爱情在]

半个童话开花朵	75
我们曾经十指相扣	81
我的蓝色不忧郁	86
退路	93
天使白,婴儿蓝	100
一场不转身的华丽演出	104
蓝山的阴谋	110
疼的单行道我逆行	115
那年桃花花事了	121
八字眉不是 8 点 20 分	126

第三章 温暖 131

[温暖是个动词,我们用它来走路]

用最大的嗓门说喜欢你	133
爱我的男人挺着“大肚皮”	139
苹果园里那场虚荣的“花招”	145
十三月的秘密之花	150
爱情太拥挤了藏不住	155

第一章 半支烟

[有时候,爱情就如同,半支烟。
 抽掉的一半,是寂寞;没有抽掉的一半,也是寂寞。]

你寂寞,我寂寞。所以我们在一起。
 可是,我们努力用咖啡或香烟替代寂寞。
 因而,我们努力的不过是,不在一起。
 剩下怀念。
 一个你,一个我。
 而我,想你。

有人说,爱不过是寂寞的人拥抱彼此的谎言。
 我只有沉默。
 沉默不是默认。
 只是,我在这些文字里,真的找到“自己”。
 找到自己,就是找到爱情。
 我的爱情,可能欺骗了你。
 但,它不会欺骗我。

有时,我在自己的故事里,又找不到自己。
 迷乱的乱。香烟的香。和夜晚守着床的另一侧。
 习惯睡床的左侧,腾出右边的位置。
 一张双人床,我庆幸,心也是一对的。

那是我偷偷地放进自己心里的,你一点也不要去看是什么变化着你的心。
 于是,我有了爱情。
 看,我找不到自己,只是因为,我找到了爱。



爱上寂寞的寂寞,有两层意思:我爱她,她爱上寂寞。
她之所以爱上寂寞,只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爱我。

爱上寂寞的寂寞



1. 相爱

寂寞来问我:半支烟,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最寂寞。

我暗笑,在键盘上敲打:当我发现烟盒里没有一支烟的时候。

彼时,我偶然去了一个论坛,发一些疼痛的文字,懒懒地在论坛里挂着,寂寞的姿态。



大学毕业后,因躲在小屋里半年足不出户要在文字上有建树而染上头疼,之后,四处流浪,吃尽冷暖,头常在不胜防范的夜里,着了魔的疼,有些失去理智地撞墙来抵制。本没有多少朋友知道,却于自己的文字里,不经意地摊给人看了。彼时,常听寂寞说,她上网前刚给父亲做了头部按摩,心里便有了小小的向往。那样一双纤细的手,打毛发间过,一抓一揪,头皮会是极舒畅的,再在太阳穴、眉间略微的揉,都是无比的轻松吧。有了向往,寂寞却早早地告





诉我,等将来在一起,她一定会治好我的头疼。她说她相信。

我没有告诉她,我也相信。我真的相信。

喜不自禁,却特意地转移了话题,说我要抽一支烟。寂寞便在那边嗔怪,总不注意自己的身体,说将来在一起一定要控制我的烟量,百般疼惜。

末了,问我,你抽什么烟。我文章里的烟草味,大都是“将军”浸染的。我们的家乡烟,远不及三五或红塔山。

寂寞说,她收藏了 200 多个烟盒,很久很久以前,好像见过将军,只是收藏品中没有这种烟盒。然后,她给我讲她的烟盒,讲一个一个熟悉的陌生的名字。

一天的大多时间,我都和寂寞聊天,两地默契,只是从不提爱。骨子里骄傲,文字里寂寞的两个人,在论坛里成为许多人吹捧的对象,背地里还要以躲闪的方式远远近近的纠缠,半推半就着如同玩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游戏却拼了所有心智。若没有一点相惜,是断然走不到一起的。走到了一起,便这样的貌合神合,仿佛不惊动风不惊动雨,也没有早一步或晚一步,就在一起了。

2. 半支烟

寂寞问我要电话号码。

我说等一个月后再给她。不是有意要施了欲擒故纵的招数,或者下了迷惑的蛊,是真的相信爱,慢慢地,靠近,慢慢地知道,这浓得化不开的纠缠,可以抵死缠绵。

寂寞身边总有很多男人,我知道,寂寞每天总要向我透露谁谁要娶她,要把她宝贝一样的养着,但从没,从没想过有一天寂寞会舍我而去,那样对爱痴狂的一个女人是不会在甜言蜜语的攻势下臣服的,我是知道的。那些男人大多是在网上花哨的闪客,一时的迷恋与冲动,或多或少不怎么牢靠,爱也极爱了,却来不得我这样透彻心骨的,细密的寂寞自是深知。

所以,我说等一个月后再给寂寞电话号码,或再下一个月仍不会给。

寂寞说,我知道你不喜欢和人通电话,也没别的多余的要说。她,通透如密织的网,不会露掉对我的任何把握,恰如其分地迎合了我的心,是自己喜欢的,不必剥开自己指指点点告诉她我是怎么样一个人。

隔几天的夜里,正在给杂志写一篇喜剧结尾的稿子,文章杀青,告诉寂寞,可以休息一会聊聊天。聊天也是要讲缘分的,比如,我和寂寞,总默契得不像话,心底一层一层剥开来的,都是最隐蔽的讯息。

突然就莫名地停电了，傻坐着，就呆若木鸡，有一种慌慌的恐惧，惟恐这一断开，瞬间陌路。其实，交托了出去，认定是自己千山万水之后欣喜的遇见，才这般的不安。跑上街，用磁卡电话打她许久许久前给我的手机号码。

不陌生，只告诉她，怕她突然找不到我而生出慌乱来。怕一个人担心，大抵是因为埋在深处的是错根盘结，尽管表面枝节错乱，互不攀牵。

《半支烟》里曾志伟对着电视一遍一遍地唱：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会是在哪里，日子过得怎么样……眼神都落在一点上，心头温柔的那个人身上。

3. 寂寞

在我答应要告诉寂寞电话的那一个月里，那个晚上的通话是我们彼此声音惟一一次碰撞，金属的声音，余音也铿锵。

我的手机却突然丢了。

很久很久以后，寂寞告诉我，知道的那一刹，她在那边窃笑，说这是报应。

那时候是冬天，但一直没有下雪。寂寞说她怕冷，我便答应寂寞，她的城市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我就去看她，裹她在我的怀里，手是牵着的，一条街一条街地走。寂寞开始盼第一场雪。

终要见了，我却退缩。把一个人疼到骨头里，就想她可以幸福，而往往是自己能把握的这份幸福有着许多不得已时，心里就生出要逃开的感觉。但只有自己知道，这爱，虽不提一字，却早已刻进彼此生命里，浓烈地开放。

寂寞每天早晨一上班就在QQ上留言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疏远寂寞。用了几个晚上才做了这决定，记不上来，只知道两个自己在夜里纠缠挣扎，也许自认为是那样的爱怎么样的方式都要为她着想的，想这样冷淡下去吧，怪开始时怎么这么不小心就爱了呢？

一天两天，寂寞发现了我的躲闪和冷淡。有时她在那边说话，我就只在这边看。这样持续了近一个月，大片大片的字铺在眼前，我只漠视。

有时我也不咸不淡回几句，有一次，寂寞说，求你一件事。我说好。她说，12月16日，你陪我一个晚上。我知道，12月16日是她的生日。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，问为什么，她说别问我只求你那天晚上陪我陪我在网上说话。我答应了她，只是我知道，也许那天晚上我会一个人默默地在一角祝福她。

12月17日，寂寞没有问我为什么晚上没有出现，寂寞仍跟我说话。

寂寞说，她在看我们的聊天记录，说每天只有看到我们的记录才会感到很暖很暖，寂寞说，她把我所有的文章都打印出来，每天要看，说她在文字里



能看到我。寂寞说，她上班了问我在不在。寂寞说，她下班了，说要回家了……每天每天，寂寞一个人说话。

我冷淡了多久，寂寞就说了多久。最后，寂寞说，下雪了。

4. 不想雪也跟着寂寞

满天满天的雪，我的城市，雪是一片一片落的。当地电视上说，这是30年来罕见的一场大雪。

我该跟寂寞说点什么吧。虽然以前也会偶尔告诉她一句，我太忙了——我要告诉她的是真相。

当我就要说出口的时候，寂寞问我，是不是你结婚了？我怔怔，她说得那样轻巧，仿佛跟她没一丝干系地在那边笑，我没有看到她的表情，但我知道，她的笑是开心的。在我不知道她开什么心的时候，她说，这不是她想到的最坏的结局，最坏的是，我根本不爱她。

不知为什么，就接着爱她，也许是她对爱的那份痴狂，对我的那份坚定，或者干脆就是因了自己的爱，一次回去，就是翻天覆地。寂寞说：对我好点好吗？

我真的就对寂寞好，很好很好。

那是寂寞最快乐的一段时光，女人什么都能输，就是不能在自己投入感情后输了爱情，那样决绝誓如飞蛾扑火的寂寞，要的自然赢。

幸福中的女人，是不是最爱做一些颠三倒四的事，寂寞说，她要来尚城，见我有一秒钟的迟疑，又说，反正我不管，你说过要对我好，不准拒绝我，所以你必须答应我。我嘿嘿地笑，她就一遍一遍地说，你必须答应我。如此反复，一日一日的反复。仿佛生怕哪天不询问我就改了想法。有时寂寞两三天没问这个问题，就会换了方式说，我要换一份工作，你说我去哪儿好？想她是在那边为自己小小的“计谋”而得意，我说，来尚城吧。然后又飞快地打上一句，你不是就想听我这样说吗。

寂寞送一个鬼脸过来。

我先提出去看寂寞的，说不上为什么，只知道，她是定要放弃那边优越的工作，不顾一切地奔过来，尽管她最信任的绾姐姐一再地劝她实际一点。寂寞说，是不是要来看看我够不够漂亮，要是不漂亮，转头就走？

我知道不是的，寂寞也知道。我要去，或许惟一的理由就是，我曾错过了2003年寂寞城市里的第一场雪，我希望我的怀抱还可以迎接一场雪哪怕是

最后一场。

没有我们的拥抱，雪也会寂寞的，不想和寂寞有关的回忆染上一丝丝寂寞。

5. 相见

很久以前看过寂寞的照片，细细如翦风，婉约如宋词，风情、温软。寂寞给我的一种感觉是“怀旧”，宛若置生命于前尘往事里，恨不能一秒钟和她成白头；又一种感觉是“玉”，弃了宝石的俗媚与镶嵌才有的艺术，恰恰是原原本本的落入人间的天使，是红颜美女可以相与红尘，亦是柴米夫妻可以居家过日。

见了真人，感觉也得了证实。

带我去吃铁板烧烤，寂寞只顾烤了给我吃，放一串给她，她也无心。我只高兴地饮酒，半瓶也醉得八分。然后带我去看河，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河，还有海鸥，飞啊飞，我惊叫。寂寞笑：你那儿有海，没看到过海鸥吗？

我是没有看到海鸥飞啊飞，飞到尚城去。

风很大，寂寞穿得很少，她一定很冷吧。我却没有抱她，我一直在想，从来都是那样要么不要，若要便不顾一切的疯狂，疯狂到颠覆世界的一个人，怎么就可以假装到心如止水？

过马路，有车，我伸出手，牵了寂寞的手。小小的、纤细的，由我在一掌里疼惜。像一对初恋的小人儿，涩涩着。余光里看寂寞，她一脸的严肃，像个正在接受耳提面命的小学生，让人又疼又怜的可爱。

找了全市最高的宾馆，21楼。寂寞说过，她要陪我一起看星星，在她的城市最高的地方，一个小小的阳台，两个人。

天一直没有黑，没有星星可以看，寂寞就一直坐在那儿。世界都静了，彼此的说话，多少有些不紧凑。那一刻，才知道，怕了自己的疯狂，怕这疯狂带给寂寞的伤害，连目光的纠缠都生硬地扯开了去。

金属却再次碰撞出声音，两颗心之间，在不言中，在寂静的空气里……

上前，不由分说地揽起寂寞，揽进怀里，紧紧地要嵌进骨头里。世界再次静了，只有我们的喘息，一丝一丝却是瞬间喷薄，唇与唇，舌与舌，纠缠着一路到蛮荒，给每一寸肌肤大把大把的燃烧，给饥饿的指甲喂上血与肉，贪婪着，撕咬着……一天一夜，拆开时间成一分一秒，一次又一次地把所有的激情给她，缠绕着，纠缠着，是抵死也要缠绵的。



离开寂寞的城市时,我想寂寞会掉眼泪。我提着她装衣服的袋子,一直到快要检票上车,寂寞也没有哭,只是不说话,凝重的神色,我想时间是停不下来了。也许我可以提着她的袋子上车,然后半路再折回来,告诉她,我来还她的袋子,然后可以留下来。

突然想抽烟,剩下的时间,只够抽支烟的时间,便掏出烟,烟盒里恰恰只剩下一只烟。

我没有抽。我抽一支烟的时间一般是5分钟,5分钟里,我和寂寞没有说话。

我还是上了车,袋子交给了寂寞。

2004年2月16日下午,我坐车离开,车经过一座宾馆,我距离那座宾馆的2104号房不过百米,距离2104年却是我想要的爱的时间。

6.孩子

寂寞说,我要给你生个孩子。

如果这句话换在别人说了,我可能不会有丝毫的感觉,寂寞不一样,我知道自己内心的欢喜。但我不能要,我知道寂寞会说,想要的是她,不是我。

寂寞说:有了孩子,我余下的生活就有了依靠,不会孤零零的。

总有人说我生活在尘外,我想寂寞知道我最喜欢的是家的感觉。家里必定要有个闹翻天的小家伙,我又怎么不想要?其实说再多的不能要,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都是一种伤害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可以骗寂寞说,我要!

寂寞说,她一定会为我生个男孩。关于孩子,说了很多。有两天的时间,我几乎找不到寂寞,后来知道她去了医院。后来她再也不说孩子了。

寂寞开始变得平静,以前总是在QQ上不舍得分开一秒,那段时间,常常我说了很多话,她一句也不回。我知道,她就在对面。论坛里,寂寞的帖子一张一张地铺了开,在灌水区里问些不着边际的问题,甚至换了一个名字,而那个普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,我竟感觉,那就是寂寞。真的,总认为自己的感觉很准,换了名字的寂寞的灌水帖几乎一夜之间就吸引了一大批人,她也成了另一个被大家关注的人物。

我没有说,我知道那个人是寂寞。但我开始看寂寞用那个名字游戏。我不知道寂寞在寻找什么,想像中她会缠在我身上,但没有。网络里,她的热情超乎我的想像,对我,却隔了天涯。

我不知道寂寞在隐忍什么,甚至在她爱得最痴狂的时候,也没有问一句,

我将来去了以后怎么办？我甚至希望寂寞哭着告诉我，你娶我！

但她从没有一次。

7. 寂寞的寂寞

寂寞的城市下雪了，2004年初春的时候。寂寞城市里的一个网友说这大概是最后一场雪了。寂寞没有告诉我。

认识寂寞的时候，她曾问我，你为什么不想爱上任何人？我说，因为我要很多很多爱，而没人给得起。我想，她也会和其他女人一样的想，我只是随便的搪塞，只有自己知道不是的。

我和寂寞发生了两次争执，寂寞说她真想跟我大吵一场，但寂寞不会吵架，对我的疑问，她只是说她不想回答。寂寞甚至说，原以为我可以给你很多爱，可我累了，我发现，我真的给不起。

看到一篇小说，里面有一句话：我和任何一个男人的爱情，没有活过一支烟的时间。突然就开始害怕，寂寞爱的不是我，只是寂寞，像她的日记里一贯的寂寞。

也像寂寞收藏的那200个烟灰盒。

闭上眼，似乎看到寂寞跑过来，对我说：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最寂寞。我摸着她的头说：当我发现我的烟盒里没有一支烟的时候。

我知道，我还是爱上了寂寞的寂寞，它有两层意思：我爱她，她爱上寂寞。她之所以爱上寂寞，只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爱我。

我是一个很少做梦的人，算命的说这种人，没心没肺。当很多人因为晚上睡下就开始做梦做到醒而痛苦的时候，我却在希望我可以做一个梦，不管是好梦是恶梦，我只是想有一个梦。

那天终于做了一个，好像我在跟一个人对话，我问了很多问题，他回答了很多问题，但醒时我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最后一个问题我问，为什么寂寞从不问一句：你娶我好吗？那人说，你也从没主动说过一句：你嫁给我好吗？

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，我不知道，只知道说完那句话，他掏出烟来，我看着他，他看着烟，烟盒上面有两个字：“将军”。而烟盒里，只剩下，一支烟。

8. 一支烟

2004年2月16日下午的那一支烟，我没有抽。

从没想过寂寞收集的烟盒跟她的爱情有什么关系，只是想，假设烟盒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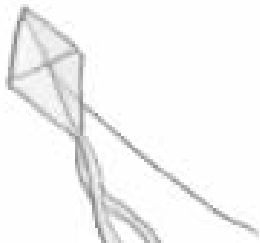
以与男人联系到一起的话,我希望,寂寞收藏的我的那个烟盒里,永远,有一支烟。

所以,第一次见面离开前,我没有带走寂寞的袋子,那5分钟时间里,我只做了一件事,把那最后一支烟,放回烟盒,然后把烟偷偷放进寂寞的袋子里,压在衣服最底层。



我一直没有告诉深蓝那个谜底,她也没有再问,或许她以为那只不过是个故事,但如果她知道那个谜底,她就不会只把它当个故事来看了,或者她如果知道,这辈子我只能让自己来爱清凉一个人,更不允许别人来爱我的话,她也不会不关心那个谜底了。

12 楼的深蓝坠落



1. 黑夜之前身体之后

两年前的3月,我离开了沈阳。



后来的我就喜欢一个人在夜里,一张双人床,我睡左侧,最靠近床沿的地方,那样我会想起清凉。很多个夜晚,清凉突然就醒了,把我往床里面拖,往往要折腾到不小心把我弄醒了。说,就是喜欢不停地往你怀里钻,但总是把你钻到一边去了。不过,你不准掉下床,要不然我会冻僵的。

就抱了清凉,一次又一次地纠缠,天微微亮,才累得睡去。

后来我就离开了清凉。后来我就遇到了另一个女人,炎楚。我们也做爱,但在地身体里,我只是发泄,甚至还会在这个过程中,心酸落泪,只是她看不到。之后,我睡床的左侧,她睡中间。

渐渐地,黑夜之前,我开始担心黑夜的到来;身体之后,我开始逃避任何





女人的身体。

我只想的一件事,要一个12楼的窗口。听说城市的东郊正在建一片豪华小区,于是那些日子“白水城”的广告铺天盖地,我都没有放过。我选了12楼,有一个露天阳台,向东望去,是一片山,墨绿色,浓烈地铺在眼前。

开始努力赚钱,不停地加班,不必要的开销也省下来。炎楚以为朋友说的结了婚的浪荡男人才会安稳下来也是适合我的。

一个周末的下午,炎楚说她要买一件看好了的旗袍,浅绿色的,全手工绣的,500元。她说,她试穿的时候,在场的人都夸那旗袍是为她量身定做的,给人很清凉的感觉。

清凉。清凉是我的。我向她怒吼:不准买。

2. 阳台上的深蓝

交了预付款,请了全市有名的设计装饰公司按照我想要的样子开始装修。都是清凉喜欢的。阳台设计成一个微型的森林,洗浴间以杉木作瓷砖,地面铺上了我从海边一块一块捡来的鹅卵石,厨房里的用具一应俱全,我跑遍了全市把能买来的都买来,清凉喜欢厨房也漂漂亮亮的,她说这样才配得上她做活色生香的饭菜裹我的胃,卧室的窗帘是我找人特别制作的,白天挂上,能看到一片海,深蓝深蓝,1.8米的床,准备了12种颜色的床单。

装修好房子,炎楚来过一次,从一个屋走到另一个屋后,抱着我,吻个不停,我想使劲推开她,但没推得动,或者我根本也没想推开她。我知道她爱我,甚至爱得如清凉一样的痴狂。只是这房子是清凉的,清凉说她想和我有一个家,她要一个12楼的窗口。她在我的小城里住过一个星期,我们常去的地方就是超市,很久很久以后我再去看她,她仍不停地说,她眼前总是出现在超市挎着我的胳膊挑选食品的情景。

3个月后,我搬了进来。一个人。

是5月的第2天,早晨有人来敲门,我赤裸着对着门喊,谁呀?外面是个女人的声音,我可以来看看你的房子吗,我听说你装修的不错。

5分钟后,我开了门。

她从我身边擦着过去,然后就自顾自地看。我仍怔在原地,久久的动弹不得,因为,她像极了清凉,高挑的身材,细细的腰,很长很长的发,小小的眼睛,眯起来,一条细小的缝。

她在阳台上嚷着要我过去,我过去了,她说,这里能看到天空啊。有那么